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三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絶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嘆服其語，以為發前人未發。

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亦自不易也。

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强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今覽監有明之失，無不究之糧，耶為得之，

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于是雜役之派有倍于賦稅者矣上之人于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　上諭本朝滿洲官兵從來精銳驍勇所向無敵前厄魯忒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每念及時縈於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飭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朕心深喜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閒散官員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不管轄職官賞給內庫

緞疋、其緞匹、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項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僅准開復、以示朕體卹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為勞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緞匹獎勵勤勞、用稱朕意、

兵部題晉撫喀疏稱宣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照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日支二分、今宣府馬站已增乾料、照民馹支給在案、并撥營站守備舒龍駱等、比照宣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十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猶能支持、年來差使絡繹、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疲斃逾多、部臣照例議處、然以宣屬站每馬八九十匹料草、又照民站

支須尚有瘦缺，今大同與宣府同應一路之糧，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宣府之半，實不足以借糧使料草銀兩，又止二分四分，不及民馹之半，不足以資餵養，伏乞准照宣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具題前來，據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此應添馬三百五十匹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俱設額馬五十匹在案，今該撫院云云，應將天成等七站，照宣府馹站添馬二十匹，湊為七十匹，共增為一百七十匹耳，查各屬府馹站馬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匹乾銀，亦照宣屬支給可也

兵部題宣撫郝疏祿宣化地改為郡縣，請將宣化等馹遞夫馬

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二驛應設廩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縣畫一便于遵行係奏前來一款宣化等驛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宣鎮兵馬冊內預撥今既歸縣驛工折銀請照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于守道庫內撥給舊額夫馬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為馬槓轎夫與直省驛站同冊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款宣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銀動逾經年應照八府之例改歸本省支銷并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照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款長安鵰鶚二驛支應勘牌廩糧俱係各官捐賠恐不肖官吏藉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請于地方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驛

凡應付勘嶼稟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照榆林等驛
支應年終報銷可也
宗夏述楊升夫之言曰學者豈有擇地而隱之理隨寓事安斯
真隱思斯意也予亦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
安也然大所着力不得學豈易言哉
新安潘今伊着有大易圖一冊今伊不知何如人耳其說不襲
陳言發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書也
又十三集傚武圖一冊宗夏得之燕湖肆者不知作者何人餘
明何事有圖無查惟標名像沸我佳人莫之辭也宗夏留以誌
予于見之而瑰驚睨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國有之爲何斯人之
先得我心耶其圖以一平方面截爲十六塊或長方或半長方

或銳角或鈍角庚轉那移互相駢湊或為圭形或為磬形或為屋宇形或為橋梁形或為飛燕形或為舞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狀總不出其範圍矣予意取一平方板縱橫界畫如棊罫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為以須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體合以度求數之無適情豈若更于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義之法以證圜經然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哉安得遇斯人而與之談度數之學哉

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達旦不寐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于心即催之而入百脈心虛而繼之入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諸子游蛩舟舟本汪氏園多俗稱賽安湖者也歲在

辛亥，予年二十三歲，偕顧小謝初遊臨安時，予御達廬陽臣分司嘉興鹽㵎，予友兄李扁文贄于其家，往討焉，扁文設席于此款小謝及予，為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扁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童齒豁，而鬢髮頒斑零落，盡改當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為懷，能不淒然淚下也。

盧子由，武林人，聰明博奧，閎世異人，醫道迥出尋常，著有傷寒論金鏡，用救與釋文之法，註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杭，不及見先生，獲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余在西湖，從未嘗一識玉泉寺，前在漢上，王虞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池中魚色異常

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遍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所燒窑器，瓌瑋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

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冊，凡若干卷，易泰西橫行之術為直行，蓋甚簡明也。

林益長著有聲位左編一冊，益長名本裕，遼左人，滇撫林天擎弟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輩為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從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宗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盤什。馬盤什，馬三寶弟二子，少年形豐偉，遇人訊下，无長尺許，以巨碗藏乳下，不假係縛，行數武不脫落，聰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為新韻，雄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盡畫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盤什亦

就傒、廣陵散于今絕矣、其書已經版行、予求之數年、僞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蔵弆者、竟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爲羣盜、未嘗讀書、識之無、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同録若干冊、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數、亦可觀、其籍忠嗣有之、余尚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盤什爲多、以閑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即陰陽上去入也、暨昭華嚴字母十二位、爲立閉位、一共十三、攝橫閉二十五聲、義嚴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別有々音無字一位、爲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つ羣貢穀孤　古故穀勾　徇敂穀是也、餘不異人意、惟六平收一入聲爲剏獲耳、予向以平聲倍于仄聲、上去多于入聲、以一

收三尚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
窮也、兒子阿㝢、因林本著音譜一冊、不分亙五音、以入聲爲門、每
門收三韻、如數字一門、收公勾孤三、餘倣此、界畫精工、字亦端
楷、宗夏在秦中與之深論此事、互有發明、然二子皆以正聲爲
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聲、而此
家發之于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使狀亙五聲之根矣、但未確
分陰陽耳、周德清蕭尺木等、確知有亙五聲矣、而世之言音韻者
尚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
焉豎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異同也、而阿㝢毅然著書、宗
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閩習見、動封錮聰明、如此哉、舊冬宗夏初
歸、始爲之倡明此事、阿㝢亙、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嗚呼、惜

理幽玄人知渺淺砂安得一切智人出興于世作大歸依為我祇
蒙發聵耶
注疏家以經緯為星次舍為辰又有以元星處為辰者非也于
謂正五緯為星經星為辰此非聽說也論語以北極為北辰又大
火為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既言繫則非次舍與
元星處矣
征銖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入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
一千五百年奇哉
一十二銖為籥籥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為兩兩雙
管也故字像之十六兩為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
三十斤為鈞月數也

文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釋史、餘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成儀識故非其事也、

姑蘇花山之西有寺、名合溪、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夭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凡夫題、王百谷所書、

居僧名、澣野人、陸西明故人之子、西明受其父之托、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明一身尚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慎也、

柳後之絲、曾識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爲之作禮、此真古人、何處見斯人耶、

酒食先生饌、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言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獻字舊釋云賢也、錢愼菴曰、若以賢釋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時猶有存者耶、

武林鳳山門、即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類湘中之扒拼、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旂、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見者、吾閩海舟有爲羽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衖（瀧）、山水幽折、非尋常蹊逕、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茆爲（亭）、其西臺即宋謝皋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爲營兵牧馬地矣、悲哉

李偉公僑屬蒲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道掃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

姜子發云、曾聞朱未濱言、火炮中彈子、必於沙中磨之極圓、出炮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搗坵剝成漿、以箭括淬之、其鋒之銛利、過于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全華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西流、自是大國規模、然非用武之地也

子發言其令伯端公諱應甲、後更字納翁、明季甲榜進士、家于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後不入城市、髮鬖鬖鬌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再見矣、景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枚貢、鼎革後卽棄書終老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嘗抽殘帙

提壺易酒，蹩躠行風雪中，絕不受人憐，能詩善填詞，景門誦其一二首，皆冷冷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為之作傳，無使漢漢無聞也。

總河靳輔疏言，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泝流而上，以賑關陝之饑，周郎風便，直抵東川，湮沒之舟五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騰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于蘭州舟橋，柂百尺之繩，而沉桶於河底，桶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啟，水入，繳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濁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每過金山第一泉矣。

衡陽縣學在小西門外，門繞西湖，相傳為周元公母舅家故宅

元公曾屬此、學之西儒有豐道祠、祀元公也、

涵齋言、朝廷今將于襄陽開河、直抵潼關、以通楚漕、大人來襄

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議其事、正月十三日

所署內閣學士德珠等、即其人、

今之學者動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長、亦秖算半个學者、

然知今之學甚難也、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

其人矣、即專家之書、今日甚少、以余所聞、惟此眹耳、漢玄扈先

生有農政全書、予求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于無有

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閱、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

此書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國縱方岳貢重為編輯者也、故讀之

不能暢人、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令人拍案叫絕、念欲

摘其數十則、錄于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有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

中有合于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為四冊、以江漢沅湘為之經而

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當求泰奏八旗每佐領添設滿洲砲手一名、于

二月二十日在盧溝橋、放演紅衣大炮、十日奉　旨去、

直隷巡撫——郭題為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

上者不分官私、其竊至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衛充

軍其牧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桑阿等傳　上諭、聞得厄魯特噶爾旦之食甚窘、內

伊所屬畨人索食、有前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

將寧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處預備孫思克亦將伊所屬官兵整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漢巴兒弟班第從虎諾兒來時從西喇他喇行走邊內會拉著一千圖山庫圖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私竊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爾等會同兵部察議具奏

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往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方廣闊田地最多招去

官民任意畊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户給播種牛一隻，并犁具等給銀五兩，僱覓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徠七十户，給以播種牛隻犁具穀種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户，給與播種牛隻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送至西安府將户口數目，牛隻穀種，僱覓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冊咨報户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叙即用，俱命下之日通八旗色衣佐領，并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衛時，偶過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筆，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問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邊

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即在湘江中上自常寧界之柏坊舖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種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于夏初來衡收魚種焉土人居之以圖四方之利稅于官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異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雖為界限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耶此亦物理之難于推論者矣

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臥至夜半那覺碧天如洗皎月自隙照入舟中如白晝也劉之淒然予嘗有詩曰孤舟寂寂更無人惟有長空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若冥冥之致不

會天亂矣、

涵虛言許盛未遇時、以飲博為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胸襟有意氣、適出傳單、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亂、子必大貴、盛感涵老之言、携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然聞其貴後頗驕縱、涵老以此少之

圓辯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清淨導引治病有効、圓老問之曰、予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効者也、今先生用之而効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如醫者以一方而療衆疾、匀獨不効、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沉疴如操左券也、予曰此與禪波羅密合、摩訶止觀中、有觀病境一科、即其事也、圓老曰、彼人

于法門經典暨諸家語録皆通曉而墮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真皆祖王重陽各有語録而丘長春盤山語録為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鑑容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録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圓老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淨而兼陰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變壞或值遲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淨以了性命則買外器取坎離以補完先天然後清淨可修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鷄須用卵為之更有始終皆用陰陽全不講清淨者兩家互相是非鬬爭未有已

也、圖老曰、予術往值與人談爐火燒煉事、曰神丹一就、飯食而
板宅幾昇、圖老問之曰、幾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何猶
不見旌陽許真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為列仙傳所欺耳、予
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游南岳日記共讀一扁至金庭王振公
為董仲陽所惑、及岣嶁禹碑下云古今人非自欺有欺人與為
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嘆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
者矣、

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老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
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

閱紫庭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錢塘人藍謝青所作、謝
青名深筆墨大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

法荆浩關仝皆居十之七，法李營丘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益關仝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事荆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新，便有三峽氣象；米海岳游潼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此册多倣關荆，深為得之。

第一幅為登太華初地，東為中方甕肚峰，西為山蓀亭玉泉觀，由老子洞入谷，進東為三里，一五里關入則靈官殿谷口，竅楓鏜鎝有聲。

第二幅為希夷峽，有古木，牆根石外飛湍瀑流東山，峭壁一綫直下。

第三幅莎蘿坪東壁為小上方，大上方，鑿石板梗而上，多樓居，進南為會仙臺，白鶴龕俱在雲臺峰下。

第四幅為凌雲臺，木橋高駕，橫淵而渡，東上為以雲崖，宗武曰當作靈虛。

第五幅為青柯坪，跳

石越澗委蛇一陟過十八盤至青柯坪　第六幅出青柯坪眺望三峰壁立與天接衆山皆成培塿　第七幅兩過行雲瀑瀉五千仞如匹練下注　第八幅北斗坪南爲臥虎石北爲玉女峰南一石廉隅方整爲毛女拜斗石徑下一穴爲古烈丈夫祠　第九幅爲青柯坪而上東折爲莾芽莽北折爲藏經閣復東爲回心石　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峽從石罅中懸梯陡陟出百尺峽二仙橋湿碍澗折而南爲鐵牛臺北爲胡孫愁車箱峽抵雲岸臺峰過此峰石愈崎險皆傴僂磬折而行　第十一幅爲北峰俯視城郭村墟俱在有無中　第十二幅由石坊樹壁躡行蒲伏至仙人砭下臨黄神谷再樹壁上金天洞臨深莫測　第十三幅　蒼龍嶺長五六百丈徑止二尺許兩崖峻削幾

千仭行者股栗即韓昌黎痛哭投書處也過此灌木其徑抵將軍面及五將軍樹雖蠶叢鳥道無以踰此　第十四幅過五將軍樹前一巨石數圍截巔横阻而出又一小石數堵虛懸徑外皆極險難陟踰此則見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徑如栝曰天門所謂箭栝通天有一門也曰宗土祠地形稍坦東墅則黄神峪飛奐諸山羅列三公山前敦拱數伏　第十五幅為中峰頂徑蓊蓊石版再上文昌閣俯視萬松如青玉案登西峰頂則有摘星臺捨身崖飛來石蓮花峰南折則為蓮花洞為帝之别宮石巔下為帝之上宮玉井在前浸溪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壁隅下為飛瀑　第十六幅為西峰下諸山　第十七幅為西峰下白石巔曲徑層而登老子煉丹處再由草徑東轉則南峰之半

第十八幅南峰高出東西峰上觀日出最奇北下而東峰曰落雁曰顥靈 第十九幅從顥靈宮穿白石峽為避詔崖大石偃覆若雲內一洞似希夷像 第二十幅東走為雷神祠避詔崖一石坊曰天門石徑下趨南壁復東上曰聚仙臺下一石中空東南兩隙如牖內一石楣外一石龕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 第二十一幅乃太華南峰之南壁直下五千仞却對三公山從天門小徑附壁夾木栈為賀老避靜處懸崖最險上峯下壑各去數十丈書全真崖三字大幾如屋 第二十二幅為搏臺相傳為秦昭王從天神博弈以鉤梯懸崖東峰之東徑由華陽洞裡索懸空而度太華絕險處也 第二十三幅玉女峰突附于東峰之半徑從石隙上一巨石數道升立建祠其背前一石

坎為洗頭盆、將水四時不竭、乾此臨仙掌、　第二十四幅東峰下眺墩堡烟景蒼茫、清洛諸水、流入于渭、渭與河合、東折經潼關、倚華麓南杞藍昜、此接中條、遙指龍門韓郃諸山、東系晉界限于是乎分、　第二十五幅為華岳全圖、　第二十六幅西岳圖、秦漢始立時、唐乃立廟、世代屢遷、跡多湮毀、獨老子係青牛枯檜猶在、今築城為衛、校唐稍隘、五鳳樓前為壁、亭左右為坊為門四角為臺為樓、入櫺星門為宮門、為大殿、次入內宮門為寢殿、再入內宮門引水為池為橋為臺、臺上為閣、閣曰萬壽、高二十餘丈、正對南峰、　第二十七幅、華陰瞻望華岳圖　第二十八幅進仙谷、過石梁、出石門、轉東望毛女峰圖　第二十九幅、青柯坪秋源圖、　第三十幅、蒼龍嶺雲氣圖、　第三十一幅、玉井泉

聲松韻圖　第三十二幅西峯晚霞圖、第三十三幅太白呼吸通帝座宼秋月爲最、第三十四幅太華雪圖

馥庭向在廣西太平府極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鳥獸之奇異、而水土大惡、外鄉人不可居、入蛇之毒最異、遇婦人未有不纏之至死者、見其來急解裙以覆蛇、蛇即盤旋於裙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殺之、以內典之說推之、則多淫好內者之業報也

魏德真言、砂汞八石、一遇黑鉛、如油入麪、永不得清、惟煉丹須用之耳、此言深合予心、非久于其事者、不能爲言也

因憶往事于白雲還客之章、見其中之委曲、蓋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爲人道者也、予當時已見及于此、反以深求而失之、今其中尚有可疑之處、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縣民婦羅氏其夫鐵工也隨大兵征雲南不歸不知存亡姑病革婦禱于西岳金天聖帝若姑病愈誓于捨身岩投崖以報姑病果愈婦同其姑其兄登山究願登大頂至捨身岩以裳覆面奮身而下疾于飛鳥其姑其兄臨崖大哭時宗武尊人長發先生令華陰案報縣令人從寬峪至山後覓尸絕無蹤跡華陰縣存案文移朝邑逮其婦其姑歸而婦則安居室中矣云投崖時已昏去耳聞風聲甚久既甦則撲于其家庭中云朝邑令田文至華陰述其事自華山至其家約八十餘里朝邑在華陰之北而捨身崖則華岳之南峰也時康熙五十六年也此事經華陰朝邑二縣勘核決非虛誑然非思議所及之境矣

縣綜宗武言今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丘長春其

地則王刁山　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于華岳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丘長春雖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至真宇業有馬真一者世號鎖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云今真復白雲觀道人王萊陽乃其嫡派萊陽名清正今白雲觀已煥然非故矣盖宗武于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丘長春

宗武尊公諱雲錦字長發四川成都人蜀府儀賓也綏寇之亂出奔京師遂寄籍順天辛卯舉人

華山之背東為潼峪蒲峪西為甕峪又南則雒南縣界

王刁山之口為杜峪。有甘露寺。寺有月季花樹。大其四圍。枝陰一院。天下所無有也。

癸酉五月二十一日。湘水大漲。傳言永州出蛟地陷。漂沒民居見有佛像大樹順流而下。其言匪誣。但傳言不一。未知何地也。

癸酉九月初三日。姑夫之子蓮舟。同衆飲酒大醉。至初四夜猶不醒。移出二堂。予診之。六脈俱絕矣。至初更時死。異哉。予今而後知酒之能死人矣。

余枚吉詳述其尊人去世之異。枚吉尊人字西崖。卒于六月中十五日。兩手結印。端坐三日夜。黃界至筋至腹頂上氣蒸如火。更有風雷之異。予問枚吉先生平日作何等工夫。云先人素不信內典。一日　濮安淨土葊。恍然有悟曰。吾幾錯過矣。自此持

誦金剛經不[illegible]遂能作禪家語辛未春摩遊佛國緬看數萬全身云

圖麟述其前日見里巷鄰家有喪往來雜還而已獨立門前蕭然無事援筆書云世俗之禮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論不畏然後其勢孤勢孤然後能中立于閩其語亞倩圖老書其語于便面以贈伯筠蓋此語乃伯筠對針之妙藥也

李駿公先祖諱　于崇禎末為臨洮總兵屢立戰功與曹文詔齊名詳載綏冠紀略

駿公極言覺羅準大之賢準大一名朱克號松崖隨簡親王南征至廣西忽有志于學與駿公友善駿公偶與臨桂巫山隱者王佐人兩不相遇見其貌而知其賢同僧渾融入山訪之留信

宿而返，遂請其入城，為松崖講論語，松崖從此識義理，有志于聖賢之學矣。一日郊行，見張別山墓荒蕪不修，問知別山為明末死事忠臣，遂大慟，歸出囊中金，并數金銀酒器，共得百餘金，大修別山墓道，立碑碣，置田若干畝，招農夫一家六口人為之守塚，事竣，招諸賓設祭，禮畢，自拜守塚者，又以銀六兩并禮物贈之，涕泣而去。嗚呼，仁心為賢，慕義無窮，松崖有焉，乃見之于覺羅氏耶。

又有辛公者，亦滿洲人，讀周易深有所得，自廣西出兵滇中，窮不能辦行裝，能義命自守，隨寓而安，後歸粤西，蕭如也。

僧渾融者，督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亡後，遂披難為僧。

觀音岩在永　縣西五六里，岩高數十丈，臨江壁立，懸崖覆洞，

山足至洞頂、八丈許、洞至之厂上附頂處、架木為龕、可布三四
席、中奉普門大士象、懸梯以登、梯凡三十四級、下臨江處為僧
舍、遠望之如方壺蓬島、自斧後循梯以登龕、梯三樓皆斜立、自
下望之如登天、登龕縱目遠眺、心神為之條暢、江中崖前有獅
子石、爪牙形目逼真、宮水漲時舟過之、立碑、來人以形家言鑿碎
其唇齒云、斧之西別有靜室一所、為樓三楹、亦在懸崖之上、有
平地丈許、鑿石級三層、不可鑿者補之以梯、去平地有六七丈、
壁有石坎、大如斗、中有泉水、盈一掬、冬夏不涸、鐫觀音泉三字、
靜室之結構猶未就也、
永興城中地、高如城牆者丈許、亦一奇也、
永興以上山益奇峭、無寸土、溪流曲折、層累而上、多灘險、舟行

甚艱東南五里許有彈子厓石壁臨流壁上有小乳燕箕員如彈窩俗云漢李廣過之彈壁而成此荒誕可笑又東二十五里為傳侍郎家石崖下有穴可泊舟俗傳唐韓愈謫陽山今時曾泊舟于此云

程江口在永興縣東九十里有程江水自東來流入耒水崇程江水發源有四一出回龍山一出梧鳳山一出九峰山一出周源山合流而西至程江口入耒水其地出煤炭貫船所聚也郴州地富騎田嶺嶠高在天半相傳郴地與南岳祝融峯齊埒武然也自瓦窑坪而東南山皆秀麗林木叢茂溪流湍激澈覆處為轉水之車設架置軸貫二輪于軸端外巨于內十之一有奇輪周列三　幅組篠為之以湊于軸兩輪之間相去約若六七

寸編竹為方、置之兩輻之閒、以為齒、以水之高下為低昂、沒于水際者十之三、齒端橫竹筒如輻之數、外斬而內輕、斬者低留節而竅其輕之端、順水之勢而斜舉(節)焉、湍水激其荊、荊行而輪動、水只知舉(節)荊而流也、而不知荊之反出水而上矣、只從前荊之上也、而不知後荊之復水而下矣、只知舉荊而動也、而不知筒之已攜水而升矣、筒攜水而升勢既低斜、水必下注、迭出迭入迭注迭轉、刳木為槽、橫于輪旁以視(受)水焉、承之以視分灌田閒、名曰筒車、此流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法(法)之最善者矣、中原江浙地水平衍、但有山水處、即堰壩而為之、惜無講究及此耳、郴諺曰、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仔細思量起、郴州在天上、信矣、

蘇仙橋有郴江祠，祀柳毅，俗傳毅郴人也。

郴州湧泉門烏石磯在溪側，平地突出一磯，嶙峋秀皺，亦一奇觀。若移此石于中原，不知受米老幾許隆重也。

烏石磯旁有斷碑一片，題曰唐宰相劉瞻故里。郴土俗傳有九仙二佛，劉瞻九仙之一也。瞻為唐名臣，以直諫顯，乃有劉氏三仙之說，亦不知何據。

郴州城東橘井觀，為蘇躭故里，道書中第十八福地也。宮觀規模稍存古意，庭前古柏二十圍，滑澤無皺皮，夭矯三十餘尺，趙宋以前物也。橘井在庭中，梵砌嚴整，古跡中之最有據者。

義帝冢有祠，乃郴州舊學宮，故碑數十座，略無可觀，天下廢物無過于善知識語錄與學宮碑碣者矣。登壇讀古碑，乃元至元

中所立者，義，臧春與漢，爲世界升降之機，極擬作一詩以悼之。

江南僧鄺然者，遷葬于宜章中途，武勇絕人，與賊鬪皆彼靡而去，或有歸依爲弟子者。

薛仙山上爲靜思宮，中爲中觀，下爲白鶴洞，靜思宮在山巔，亦頗高，中奉薛耽母子像，壁字皆堅緻，界無登眺之致，宮後有島，島中一石臨崖書剝落，鐫沈香石三字，云薛耽跨鶴昇仙處也，島中有薛耽跨鶴像，鶴形肥胖如鵝，見之令人失笑，其上更有茶盤石，此地稍可，然苦無水，中觀門臨流水，絕勝，靜思，然壁字頹敗，僧亦不堪，上一層有小閣，可以眺遠，觀前地有仙桃，乃土中石子，掘得之，云磨服可治腹痛病，又云能治百病，此物形如

礙于治腰腎痛理或有之白鶴洞石秀絕洞宏敞東南向高丈
餘深尋常石乳所結如華蓋下書東北一小洞可傴僂而入云
極深遠可通永興環瑋可游覽使在下江不知裝默何何矣洞
前一島乃州牧陳允匡所遠石壁上鐫宋淳熙中諸人名氏字
亦可觀予為徘徊流連而不能去云
郴州吏目陳思安初隨大兵駐荊州後隨僭戚取寶盜乃僅得
此一命功名之會難言之矣昔人言軍功何功為古今取奇之
二竅一佳語耳
思安言郴州腳夫盜取廣客貨物變怪百出皆有至理如廣錫
式如門檻者曰門檻錫每塊約重五六十斤廣闊方正鑿之印
記龍亦非易之日走鳥能于中途取分毫乎其得取錫塊以繩繫

縛入釜中、水〻百沸、錫塊周圍雖極熱、然爲水沃則不得烊化、其中心去水既遠、熱氣所逼、全在乎是、則已化爲汁矣、取錫離水、以熱鐵箸透取一竅、而軒輊其兩端、錫汁從孔中流出、取足而賣其竅焉、錫塊周圍不改舊觀、而中心已虛矣、又廣錫每十口爲一捆、〻〻載而過嶺者、踵相接也、先置最小者一捆、而易客之次小者、取爭分寸耳、客固不覺也、既又以次小者易差大者、層疊倫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不數番化最小而爲最巨矣、嗚乎盜亦有道、不止妄爲室中之藏稱聖已也、天下事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入門者、觀樹賊之盜錫可知、而今之讀書學道者皆鹵莽滅裂以從事、何怪乎役〻終身而無所得也、爲之浩嘆、

萬壽念禪師之道場、在平盛界上之萬壽山、

憶予年十四時始見南華、便有放曠宇宙之賅界、所苦者字句之閒、時有窒礙、遂搜諸家注釋讀之、家塾之中藏書不廣、郭向古注而外、惟副墨與會辭耳、會辭乃明烏程潘基慶良耜氏之所集、以內七篇為宗、取諸家之注總注于每篇之後、又以外篇雜篇、各以類從附之、即以莊注莊也、逍遙遊則附以繕性至樂外物讓王四篇、齊物論則附以秋水寓言盜跖三篇、養生主附以刻意達生二篇、人閒世附以天地山木庚桑楚漁父四篇、德充符附以田子方知北遊列御寇三篇、大宗師附以駢拇徐無鬼則陽三篇、應帝王附以馬蹄胠篋在宥天道天運說劍六篇、而以天下一篇冠于冊首、曰莊子自序、先君所藏本、只有逍遙齊物養生之一卷、後四卷徧覓不得也、後遊吳門、見金聖嘆先

生所定本、亦以此序、而刊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爲置天下篇于後、予嘗閱金釋弓曰、曾見潘本會解否、釋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籍沒入官矣、則聖嘆當時印可此書可知、予求諸金帙久而未之見也、寓郴時于無意得之、自人間世以後皆當日所未見者。道德會解則節取古今釋道典籍、及諸家注疏檃栝注之、無義例論次、殊不足觀也、

南華會解人間世篇、引羅勉道曰、莊子爲書雖恢奇佚宕于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合、鬼神變幻要自不可缺、古今文人每奇之、顧其號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何、乃古天子春有澼祠見漢郊時志、膚子乃掌壹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甚乃儀甚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肖〻乃見攷工愁梓人為磬文數目顧脰肖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足而士無古學不足知之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苟非迫出人情之外、必不能成大計若夫王道本人情之言、為天下人言之也、

王騰蛟家有一狗、斑斕其毛、呼曰斑狗焉、每月初二十一二十一必齋三日、值齋日則不食、終日冀饑水漿不入口、置飯于其前、必臥而守之、有雞貓等物來食其飯者、必起而逐之、復臥而守之如故、一次日始食、百不失一也、

計數之學，不能獨特明悟，必假器以為加減乘除之具焉。若古之六觚之籌，今之七珠之盤，皆所記繁多之數，補記載所不及者也。余以為凡物之有數者皆不可用以為計數之器，物之大者莫若蒼天，然彼蒼者，特寰宇中一大算器也。何以言之？渾天之形，兩極不動，赤道中分，界而為二，是計數之一大盤也。宮次十二，躔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盤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緯，參伍錯綜，或入北陸，或出南陸，少者二十七日一周于天，多者二十八年一周于天，則位位皆有算珠，而二曜所以紀總，五緯所以紀零也。于是章蔀氣朔定而百千萬世之歲月時分秒，莫不可紀矣。彼聖人者，敬授民時，俟百世而不惑，豈有異能哉？不過以蒼天為一大算子耳。

王元頡題畫竹二首。削畫襆華是此君。碧櫳銀沼拜蝕金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裡只消風引月。夢來惟覺水依雲積材寫畫湖州派。清影知他開不開。一解籜初篁葉未開。紛紛何物點蒼苔。非關阿娶眉間落。應是湘娥淚裡來。無力豈堪題漢署。不妝只自敲梁臺。王獻正喜看新綠。飛雪還驚墮酒杯。二

野語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也。嘗閱判太史局鄧宗文曰。豈特此為然。凡推算皆有約流。推閏別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下。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本月尚餘八

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若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為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譬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嘆舊曆乃為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疎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

明洪治十六七年間、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

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潦頻之間田廬、浸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大浪三四、掀騰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提浪、相諱不朝祀。又或夜靜月明、精人見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際。方報告驚諱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于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于淌河中、己巳歲渦河乾涸遄騎相傳又從于潁水後、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墨談曰、此物或即巫支祁也、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蓋木有生性、枝之幾潛之物、特未脫根于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頑也、木既經數百年之久、其得于天者既厚、而復脫根于地、又漂沒于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為怪也不亦宜哉、

汝州之治諸州皆以夾錫錢鎮之亦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癭夾錫錢所以治沙土也褚記室曰因思惠山泉清甘于二浙者以有錫也余謂水與茶之性最相宜錫餅貯茶葉香氣不散錫壺煎水久則土下沉皆成鹹也

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曰市井褚記壺引諺言云

宋崇寧年西臺修築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首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

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為何物其問人討錢皆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

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迎送曰人情錢勾追曰齋發錢訟許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縣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 寃濫不知忠君報國之為何事也劉繼莊曰若明初吾不知矣明季耳目之所睹記何一不然耶

全邊略紀桐城方孔炤潛夫之所著也潛夫于崇禎初為兵部職方郎時所箸共十二卷其書略錄一代事跡耳未見曆朝實錄聞見淺陋而諸邊形勢道里遠近險隘僅寥寥無攷訂明末人留心邊計者胸襟眼界只于爾耳可嘆也

古人以謂飲茶始以三國時謂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饗羣臣酒率以七升為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

此以爲飲茶之讖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日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之說矣非獨于三國也

衡州六十里泉溪五十里插草五十里小江口六十里新墟街六十里狀牌形嶺四十里耒易縣十里皂形嶺市六十里上寶街六十里瓦窑坪四十里郴州

吉坦然江寧人流寓衡易其尊人庵從永曆帝上雲南坦然時尚少亦隨之往甲午開科中式授大理府雲龍州知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紫自縣知縣坦然隨其父往來于滇東滇西諸處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粵東移衡易焉

余詢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曆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曆面如滿月,鬚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為真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焉,予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于法場上見為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絕人,騎射為滿洲之冠,永曆以此蓋不得更延時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雷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于北門庫,飲奕遂弒之,百姓初不之知也,是日天氣清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乃備水灌田者也,有龍出于中,蜿蜒升天,頭角爪牙皆見,衆方駭觀,忽宣傳帝崩于北門,備梓宮矣,嘆

乎人心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不可測也

本朝賜吳三桂四滿歸凡行軍必隨往此清制所以寵異諸王也

通天塔即自鳴鐘也其式坦然微為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擊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桶分為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為下輪之所撥動與天偕運日一周于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于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機刻牌自內湧出于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鐘一鳴交一時則連鳴八聲鐘之奇前有韋馱尊天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式未之前見

宣供佛前以代蓮花漏于懸坦然析而視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對以黃銅為之而製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即壞矣坦然未經師授曾于唵答公處見西洋人為之遂得其竅竅然于幾得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矣

坦然善盤滙齋頗稱之予不暇領教然甚言其難似可與論此事者

唐子霖言華山道士范上右明季司禮監秉筆太監也與王山史游有韻云非求不死棲名岳有愧貪生遠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節者

紫庭言有明奔大寧奔河套奔哈密而邊事日非土木之變不至于靖康者韋也余曰昔崔浩之論劉裕克長安而不能守將

急歸以成篡弒，明英宗之得歸，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之功
亦因也先謀圖晉代，思結處于中國精神之所注射在彼不在
此也。紫庭爲余宗擊節。
紫庭語趙宋規模，權遠遜漢唐，今之稱復三代者，當曰漢唐明，不
當曰漢唐宋也。宋只可比司馬晉耳。余曰然，郎亮夫已見及于
此矣。客有問國祚于亮夫者，亮夫以晉史封示之，後世只知神
亮夫能預知靖康之禍，與悵悠一歎，而不知兩宋之事事合符
兩晉也

周獻之言其嫡之舅，姓沈，字龍陽，山陰人，在朝門妻懷孕人生
一子，不茹葷，得錢即買香以獻佛，年十八以疾卒，其將死也，父
母環而哭之，子曰，吾非父母之子也，吾前身乃老僧，寄靈于父

母家今去矣後十年吾更遣一子以還父母遺老人之終也十年後母年已將六十復生一子生三歲而獻之南來音信斷絕不知其後何如也

揭仲翔云福建邵武府太寧縣有石綱山四周危峰峭壁中圍平地八十餘里惟一逕可入一逕可出百物畢具惟乏鹽耳恐桃源不能過也彭貽蒂曰他日功成歸老鑑湖一曲吾已卜之石綱矣

涵齋曰聞廣東省出兵傳言剿鄭成大餘黨也成大閩人為盗于海上者

黃明亦閩人前聚衆于數平官軍征討平其衆得其首上聞然實非其首也

盧谷大師本無錫秦氏其祖為長沙太守遂流寓衡山宗族間已久不通音問矣師年已十有六而精徙如少年視聽尚不精衰其教下法派則本之二楞一兩固賢首也曾聽南華內七篇于耳觀有省自此蘇好外典為人直逼前古好學之誠出于天性更能誨人不倦毫無覆藏見處亦自超脫嘗受等韻之學于語拙韻主韻主真定鉅鹿縣人為黃山第二代教授師當明守業等韻之學盛行于世北京衍法五臺西蜀峨眉中州伏牛南海普陀皆有韻主和尚純以唱韻開悟學者學者目為禪為大悟門等韻為小悟門而嶶州黃山普門和尚尤為諸方之推重吾拙師幼不識字年三十矣入黃山充火頭寒著一衲行住坐卧惟唱等韻如是者六年一旦豁然而悟凡藏典綸繹無留難

者、遂為第二代韻主教授師、歲在丁卯、傳法南來、五臺顯悪和尚甚器重之、桂里聞其名、延入藩府執弟子禮、學等韻、後養南岳以終老焉、盧谷師嘗從之學深有所得、受付囑迄今五十年矣、嘗抱人琴俱亡之懼、逢人即詔之學韻、聞余至甚喜、余于華音之道別有所窺、自謂頗窮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然于等韻、必數數訪問者、别以唐宋元明以來諸書切脚、咸宗等韻、茍于門法稍有齟齬、則不得字、而未經唱誦、則聲韻不真、三四十年以來、此道絕傳久矣、聞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惟師承口據、終為模糊、不足學也、大師始遇予于康甲夫家、為余唱誦通釋一過、梵音哀雅、令人樂聞、雖有指據、非杜撰也、余既願學、大師復不吝教、留彼數日、而等韻之章畢矣、

余髫年于燕省都仁壽寺遇蜀僧大悅自言善唱等韻少〻為余
言其梗槩不及學也後至吳門與朱姓葊為友姓葊精音律而
于等韻未有傳授携李陳嘯菴先生著有皇極統韻一書亦精
唱韻余雖得一晤而不及久作盤桓其後訪之緇流竟無一人
矣
盧大師言攸縣人陳五篋字逸于別號南雲拾殘有憩岳吟于
南岳死已久矣盧師鈔其手書一卷出以示余皆是性靈之作
東南不睹此音久矣余錄其自西山路歸文殊菴紀異一首太
乙司元精天地受烟熅人有一雙眼正能烟熅中視天地數身
〻〻無為一山數里容神奇安得不凜然肅穆以為造物之險夷
西山兩日雪客于正其期睡眠蒼非細故主人頗扶持主人忽有

行客亦匆〻就道去禦寒雖有衲力扐還存杖拔杖于水不能
二柄亦隨身隕樹底森踈荒冽險遂流否用杖扶身杖不起四
顧維目呆塞耳將欲開口何所語但見鳥無巢亦見虎有踪深
澗冰腹鎔生齒祇畏生勇念還于寒威相料理縱然步〻威傾
我杖我足不受趾穿林得踈竹樹間殘紅于 心亦覺適然喜
方過溪頭渡遠水唐突漏濕烟四起謦咳震谷岳未大安知乾
坤莽〻界瀰〻瀟〻神頽樸冥〻昧〻從所觸眼光咫尺落樹
根將憑何物為身藁注聽山犬吠無禁徘徊何處是山人由來
此山抱惺〻愁尤攝盡吹雪明倏然西林見一樹石出溪流不
知烟去處扳衲拂杖到谷口見籬逢橋如逢叟杖亦逸衲知寒
遂坐石頭看林巒他家童子遠道回過我問我何處來我將語

其故為我言昨日不到野雞潭前山後山晴顆〻我行其間曾倮〻言晴未已山真晴五峰瀧出太陽精沾衣炤襟露倫〻我吟童嘆度高磴神怡氣爽閑一純向時過處無雞鳴南天門上微風雨穷裙收汗衣浸〻杖得東指到千城恍如有家作歸人十步百步易玄妙數難又似西山道西山道窮冥從此發深峭鶴雀飛起衣襟邊奔泉吼怒使之鳴不全蒼復蒼玄復玄須臾依然白懸〻吾聞元化所居混沌所游又聞須彌頂日月出其半麟隱不形遠赤帝駕言馳驟我是俗下頑骨質須趣橋上看從激前此橋趺雙足今日與杖謀寒杖不能立催柔魚下昏昏

奇柢文殊斧又是爍〻雪髻映水晶玉層道引我登堂坐堂

與此詩運筆造語無不奇肆足見其人集中尚有數千首俱瓌

瑋可觀，不及錄矣

予有句云，將心與岳安，悠悠可思

立大師又述一人句云，一塚寒露蒸，萬事落秋蟬

甲夫言吳氏軍中有樂器，曰花角，以竹為之，如銅招軍式，上安

笑叫子，以吞吐為高下，有聲悠揚悲壯，調以宮商，前此無有也

衡岳岣嶁峰，古禹碑在焉，乃昌黎朱張諸君子亟思一見而不

可得者，神奇恍惚，雖不可以理論，然亦非跣近物也

小嵩山有靜室，衡陽先輩陳正典有書萬卷藏其處，前方遊

一曾為予言之，許為予覓其書目來，不知何故杳無音問，或其

家人不肯以書目示外人

雙石峰有雙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康甲夫時，往游之，三五里

外望見雙石峰、有瀑流如匹練懸天半、石橋當其前、橫跨空際奇秀如唐人畫、土人云此名禹王橋、過此、即雙峯寺遝矣、余謂二子曰此何異海上三山也、昔人有詩作一日神仙、即此亦可以之語少時從此橋經過、詎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長丈餘、其形如魚、頭尾鱗鰭畢肖、曰鯉魚石、又一石形壯大小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出土外、想見道州漫叟、石魚湖上之樂、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橋、即山下之所望見者、橋在半水嶺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掛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處為羅漢運糧處、鄙俚可嘆、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來、必務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水往也、此為雨兆、若自上順流而下、雖久雨其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即黑魚耳

過禹王橋、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對奕石、更
、里至雙峯寺、〻在兩山相夾處、扁曰禹闍流犇、坐處黑暗、熱
悶不可耐、南岳名山而無精舍、缺陷世界也
聚元言衡山草布人、單循良、少習舉子業、長棄去無賴、以事到
官、知縣孫維震見其儒雅、詢知其讀書、命題為文、稱賞之、賞以
缺、令其歸讀書、後為弟子員、其人知音律、自以其意譜漢魏樂
府入調、皆和律呂、嘗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晝、叩絃歌離騷、聲
裂金石、隣舟數百多寢者、皆起聽、無不泣下沾襟、歌竟、東方已
白矣、自此疾作、竟不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循良奇士、惜其生
于衡、無所聞見而早死、使其今日尚在、相見時必有一番絕世
講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學、他日入縣當志訪之

仲翔言福建　氏之事、壞于昜明〻舊包衣人也、仲翔知之甚詳、

婁脇勒功構竹屋于溪上、隨水上下、門有聯云、樓天烟水橫三楚、映水樓臺別一家、坐中聯云、水底有天行日月、座中無地着塵埃、附之其令姪筆也、令儒中湘云、

聽唐子驕與唐子霖談寇羌州王輔臣之變叛之亂者、雖有董九疇李國樑李國棟等、而先殺寇羌知州者蔡元也、子霖甚悉蔡元前後事、叙其取秦州守蘭山及蘭山失而復取、困清兵于門、後由階州入川、求救于王屏藩、取漢中以通歸路、王平涼與大兵對壘、嘗獨騎追貝勒王、入連營十三座、無有嬰其鋒者、聞之令人勃〻有生氣、今此公總兵于古北口矣、不勝浩嘆、

[illegible]子勝談趙勇略王奮威不合始末，蓋自勇略鎮寗夏時也。入

柁過于寗州，幾成吞并，奮威亦危矣。余謂子勝曰：古云山東

相，關西將，今之將帥半皆閩人，然靖逆、勇略、奮威功業尤為

俊偉，三人皆秦產也。極西北與極東南豪傑皆為時出，吾徒亦

何為哉。

衡州苦瓜，即北方之癩葡萄，江南之錦荔枝也。閩廣滇黔人皆

喜食，味甚苦，非虛寒所宜也。

夜舟以優觴款予，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歈，醜拙至不可忍。

如唱紅為橫，公為庚，東為登，通為疼之類，又皆作北音，收　開

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乎不辨一字。余向極苦觀劇，今

值此酷暑，如炎那对，優如鬼裝之惡，酸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

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缺也、
康繼武吉安之福人予因問以安福風物、繼武言姪孫康放仁
奇士也、放仁字雲孫、天資過人性穎悟家貧無書、曾經其目者
無不通曉通音律等韻天文歷法、不經師授、自能辯了、占驗未
來事多奇中、平西朝武中知後必復康熙年號、終身絕意仕進
嘗自言腹有藁二十二卷、囊括萬象未經筆之于書、繼武兄弟
難其姝也、而以師事之嘗欲據之以學曰汝等稍有出頭日、當
爲我覓寫書於數十輩、齎半年糧、以成此書、之欣走下江請政于
當大人先生然後藏之名山、以待其人、繼武曰余兄弟以奔走
衣食、沈酣舉業、四八比之外他無所言、歲月悠悠、以爲有待、不
意其遽爾長逝也、而逝之時年五十二、今年亦不過五十三耳

死于去年辛未之季春，無諸疾苦，將（時）屬一僧齊先一日呼其子云，子年尚幼無所知，囑曰，吾即死，汝殮我以白布二匹，以還我以白之體，買棺只須銀一兩餘，不得至二兩也，無他囑，次日死，其子于研池下得一紙，乃細書其死之時日，并諸未完事云，其妻不得于舅姑，自父母死後，終身不見其妻，少時留心禪學，晚年乃言禪學無用，余意其或得閱佛典也，繼武曰，曾來南岳訪破門筆墨幾欲狂也，使今日尚在，得先生來，把臂入林，不知作何許盤桓也，異哉，余之此行也，如此人物，正予日夜之所祷祝而求之者，縱千里萬里，猶將買草鞋得之，而往，乃在安福，取道江西，陸路之所必由者耶，余意其人遠勝王而農，其學不由閱見而入，得之于天者為多，且名、[illegible]長不假外飾，斯真吾友也，

先余來而歿、亦及一載、而更無[illegible]傳持其學者、生既同時且來其地、而竟不得一見、今人气盡、因思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安能必其無絕佳超羣之人、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然真實學問之人、必不奔走風塵、以求名譽、系既不知、如此人物、乃在何許、而彼亦不知天下、即余相須甚殷、而會合無由、彼蒼〻者、豈與人殊、不惟不足以恃、且似有意播弄顛倒者、然不知餘生尚能得一二人以慰懷抱否、偶至此不知涕泗之何從、有安福更晴吳蓉水、者名雲、年八十矣、以文名、深于理學、大全綱目皆有纂〻久給諫都下、今歸老山中矣、明末明經也、又有管珏者、字石楠善畫竹、亦先朝明經、此二人者、為世所知、今皆在安福、然此等人又非余所欲亟見矣、

繼武言安福之西六十餘里袁州之界有武功山高與南岳齊而險峻過之中多古道觀朝山者四時不絶也又有峆山山有川曰石城深遠莫知所止潛通閩廣諸省云中有大川三有舟可濟游者秉燭入數十里至武風花雪月四洞炬恐不繼多屆此而返者更前則阻水跋涉維艱矣風洞中四時晝夜常有風花洞中石五色陸離嵌空如雕鏤至此徹入萬花谷雪洞中石白如霜雪瑣細如璀璨隊然月洞上有一竅透空天光所照儼如半月亦天下之至奇也先朝郡人劉孔當字喜聞者未第時讀書於此嘗見二老者相對坐石上蹤跡之忽不見如是者數回矣後覓隱處以待之見其來也趨而就之二老者走入洞追而求之洞由此開前此未開也此、、以、寬衍弘廠遠勝包山之林

屋而世人尚多未知。孔當後為□延士，著有五經難字五經叶韻共若干卷，上附琉球紅夷字，甲夫家有其書，曾見之。余閱此不勝驚嘆，前在尹夫家一住數日，乃不知有此異書，雖字叶韻不辨有無，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所懸念而求，蒐獵以窺者，乃面失之于康甲夫也。紅夷文字必用蠟底諸話以合其土音，必稍有異同，琉球字又不知宗何國矣，歸途當更過清溪以訪之瑚案

閑石城洞者，乃劉潼潇，非劉喜棠也，渡潇讀元書見先朝日記

繼武又曰，放仁昔同繼武在書舍，其隣即繼武之叔日修之所也，時當八月，曉露坐納凉，日修年方壯健，往後呵罵奴婢，放仁聞其音，謂繼武曰，日修叔不久矣，音與神離，當不出兩月也，後一月餘果暴疾而卒。

安福西門外。明三百年科甲不可以更僕数。至燗木橋而止。燗木橋與有登甲榜者矣。橋東地名魚鱗。劉氏聚族居焉。鄔塊陳、則在橋西。陳二止先生晩年静極而慧生。有來訪者。必先知之。或不當晤。輙先避去。

于途中思得譜上音之法。宇宙音韻之變遷無不可紀。其法即用余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為一本。途人即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思得之。不覺狂喜。由此而思方輿之書所紀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槩乎未之有聞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別添数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illegible]度。製為正切線表。而節氣

之後先日食〻〻分秒五星之淩〻〻〻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為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〻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河南桃李十二月已爛熳無論梅矣若吳下梅則開于驚蟄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曆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气候也今之中原已與月令不合則古今曆差為之今于南北諸方細考其气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

余在衡久見北風起地即潮濕變而為雨百不失一詢之土人〻〻自來如此始悟風各相逆而來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也然則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當案志而求彙為一則則

風土之背正剛柔、暨陰晴燥濕之徵、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諸土產此方所有、他方所無者、別為一則、而土音譜合俚音譜共為一則。而其人性情風俗之徵、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盡、余發其凡、觀厥成者、望之後起之英耳。

烏挽二陳、高風被于鄉里、至今烏挽二十餘里人皆化之、耕讀不慕科舉、深衣幅巾、見官長亦不變、此風海內無有也。

陳狂奴舊字玄闌、劉渤字巨淇、前劉益其言之然、遺其名、并論其字、今正之。

安福城東門、有復真書院、鄒東郭先生祠也。祠中藏書甚富、東郭為姚江門下第一人、在龍谿之上。

安福武功山、大與南岳等、千[illegible]高坐、皆用南岳之名、如祝融

天柱石廩亦不、馬祖磨鏡臺為焉、滸之可嘆笑類如此、石城洞鶴湖之水出焉、故曰鶴山、非蛤山也、武功皆道院有僧舍曰白駁庵皆耆德之所駐錫四方耆宿至以銀數十兩貯當住衣食不外求矣斷濟言、

衡山之西南地名白果在中山之後行鹽之市井也今有北來僧屬其地書大字以筆縛于肘濡墨而運之不以手極奇、

昭代典則、晋江黃克升所編輯、共二十八卷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莊皇帝、倣容于綱目例、然詳于制度略于事跡、雖附見疏奏而體例尚有可觀、

秦僊新蠶有名彈彈者、其藝甚緻而哀、

子騰言流客木雅零者、本姓朱、河南天潢也、能製奇器多異技、

有鐵標十二枚藏兩袖中舉手即發又有屏風直座後中藏萬弩機在座下軍中下營施之坐後猝有奸究舉足萬弩齊發又以指疊船可藏巾笥有魚(急)鬣(識)渡即湊合而成蓬施云今其人尚在寧為木牛流馬人以為怪而毀之即其子亦不傳也人有求其法者曰以寶劍贈佳人為手用之

壬申之夏于衡州署中初定韻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為聲韻之元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而無直遂橫轉為平上去入而平聲則有陰陽故五等韻惟不達此故多重疊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太西蠟等話以阿吚嗚汙(午)之五音為韻父然汙(午)即嗚之橫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韻)石第六字實即第五字也蓋外國

皆不知有横竪之五音、故有此蓋准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別矣、今定為喉之喉開之開、阿為喉之開、開之合、咿為喉之齒合之開、嗚為喉之唇合之合、四音定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是之為正喉音、又從字逆出字、為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為阿之轉音、從咿字想出音、而見之于齒之思茲雖、故之伏音從烏字究至于字、于為烏之逆音、而于田字為鼻喉音、又以開口口鼻音為韵、分配阿咿為則為蠢黔英翁、此四音為東花韵穴、又以閉口鼻音為韻、配以阿咿烏則為西南韵宗、此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夜嬈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

共三十二音為韻父韻歷二十二位則韻母也橫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秘藏一朝發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

紫庭與余露坐蕉蔭下論周易乾師二卦深有理會其論四德實見傳義之誤

紫庭論内政軍令有心得焉

壬申五月二十八日奉　旨點心每位領下拖攏牙喇八名飯手二名嚮把什一名共十一名候旨備選

李默齋訪而識與之談醫似有見動稱休寧人江昇所著醫方集要之妙又云隆萬間黄州人萬全字密齋者名醫也所著有

萬氏家傳又氏醫心法醫家秘旨心

臨川為撫州附郭 在江西之東南與福建交界陽明當得日駐于此

李默老言寧都有卞醇〻者黃冠有道士也今化去矣

默齋又言興化莆田縣萬曆時有林龍光者以三教名有三教堂今其法派猶有存者默齋有其書多至数卷云

方鑰紀要默齋所著注古方也以方為鑰而淵通乎立方之意以盡其變為類一十曰表曰裏曰寒曰熱曰虛曰實曰气曰血曰痰曰火曰鬱曰廣嗣類各若干方〻有若干變共為目錄一卷

傷寒纂舊 胞與堂祖陶節庵六書集之為歌凡四十五則蔣仲

若從而知之。加入十則。共五十五則。默齋為之更訂者二十一則。又增補四十五則。共為百則。分為九門。傷寒六經本症八則。傷寒正病二十三則。類傷寒症六則。傷寒雜症三則。婦女胎前傷寒四則。產後傷寒四則。則分幾條。條下補注。注內錄法。法辨同異。從後紀方。通為凡例一卷

明醫規則。亦默齋所著。曰規則自序。曰慎藥釋藥法。曰求病之原。曰上清下補說。曰南北異宜。曰處方調劑十八法。即古之十劑。而增入溫清慎和雜斷安養以佐之者也。曰發火藥位。曰垣隱。曰逆非集。自序。曰問心錄自序。共為一卷。而垣隱為妙絕。問心錄逆非集二書。惜不見全本。然如此立題。必有可觀。

西安將軍馬喇特差筆帖式阿在閱于壬申五月二十日申時

至暢春苑奏云、憨頊私自逃走、將軍馬喇并提督孫令萧州總兵官潘有龍遣發官兵追殺、并祝囊來萬等語、　上聞大喜云朕當日說憨頊要逃走、今果然逃走去了、他跟的人少、官兵追趕必定殺得他、又云將軍馬喇將祝囊說身從內地第來、甚好、余曰祝囊為西域中雄傑、無素奈爾定合首系、則夷狄中之聖賢也、二人竭力以奉其主、憨頊為邊患者十餘年、乃一旦為人所擒如縶雞、然則又何耶、憨頊雖逃去、得脫與否、尚未可知、然吾聞祝囊信儒生言、勸其主以讀儒書親近儒者、則其為人所擒宜矣、予騰尚不能解言、紫庭則不以為狗漢也、

偶閱戎政便覽、見四川巫山營遊擊有名于成龍者、因思今天下有四于成龍、皆循良史、此于成龍未知其何如也

子勝言陝西諸帥、如陳福西寧人、即為西寧總兵後加提督、趙勇略亦西寧人也、為西寧總兵亦加提督、王奮威固原人、為固原洪督、乃千古之最少者、予問張靖逆何處人、乃臨潼人也、

夜夢同一人携儒兒在一處看雲、有赤色如丹砂成龍形、如雕鏤刻劃頭角爪牙鱗鬐、纖細畢具、正南向下、自南而東北、久之而沒、其一人者不見、惟予與儒兒見之、少頃又有赤雲自南來、亟呼其人同看、而雲形如馬、纖細生動、如前龍也、則三人同見也、境界靈異、混璚、此何祥耶、(翔按、龍乾象也、馬坤象也、或者以此歟)

問滋蕃以蔡長仁之為人、長仁蔡元字也、元自海上投誠、投而復反、、而又投、後放陝西平涼守備、黃九勝標下、飲酒不事、、王輔臣愬欲以軍政填點之、元曰、當太平時無用元、為若一旦

邊廷有警、恐無覓死處也、韓臣者其言而止

紫庭誦關中劉石聲詩曰、華岳三峰如虎踞、黃河一線下龍門、關中形勝、被此二句寫盡、而雄渾高亮、名句也、又唐昭陵聯云、健兒英、縱秋山火疲對英靈不可當、發後鄂云二公皆從葬昭陵云、又李兮德愛妾換馬句云、十斛五枕如反掌、驚鴻飛兔不同行、可妙絕千古矣、

與紫庭偶談及經略圍海至平涼、初與王輔臣合圍、平涼兵勢不可當、海放驛馬三五百匹銜之、平涼兵亂、東兵乘之大敗、平涼兵、城北倚山原平瞰城中、且為餉道、海疾趨取而據之、城中乏食、遂克平涼、

子騰言四川多、城食猴者也、鼻孔反上向天見雲起、聞雷聲、即

趣避隱處、取樹葉以覆其鼻少雨滴入輙死矣、

子騰又言平涼靜寧之間有物如貓而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家貓見之即隨之去飲于河以滌其腸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舐落磔貓而食之此不知何物偶後檢字書𪏭字呼木切、㹅入聲犬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貍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𪏭漢書音義曰、𪏭白狐子也、案此即子騰所言之黃妖二乃𪏭之誤、久不讀爾疋、不意于此遇之、當更檢爾雅注疏及漢書音義耳、

紫庭言人君之治天下、惟是非賞罰喜怒好惡為之樞機、是非賞罰隨喜怒好惡、則亂、喜怒好惡隨是非賞罰則治、紫老好讀管子、以為與聖經相表裏此等語皆深有得于管氏者也、

壬申五月二十一日、甘州提督孫壽題奏情形、旨慈禎等屢諭勿令其逼去、前旨甚明、官兵既尾躡慈禎、何故復令逼去、該總督嚴察具奏、餘着兵部理藩院會同議奏

紫庭言、太平府當塗縣、有曾先生者、而遺其字、理學家兼精醫藥、有神奇之目、與王山史相與甚深、紫庭嘗請其診脉、曰脾胃疾也、待其發痔則自愈矣、後果然、

紫庭吟其舊句云、燕要踏泥深、花遲檻露濕、余謂此遲字當作去聲讀、音稚、若平聲則遲速之遲、不如此解、

陸龍患眼痛、藥不愈、有眼科黄冠師、前治藍楯甚効、其方亦了不異人、惟用皂角子數枚、必有傳也、

紫庭偶述與府之言曰、精神生于喜悦、智慧生于精神、名言也、

與府乃彭樹廬先生所著茶末之見當覓觀之必能益人神智也

予腦向有嗽疾端午後吐血一二日服山羊血及山漆而血止然病日深胃脇疼不可轉側嗽益甚夜臥精神恍惚此非參蓍不能回陽余先潤八味地黄湯二三劑已有起色又感冒風寒用發散藥一二劑汗出甚多虛弱已極亟用六君子湯加附子一劑已愈其半矣然每為寒邪所傷輒病余詢之曰背寒少冷即從背寒至四肢矣余悟曰此督脉為病也炎用鹿肉膠或鹿茸即愈從柴庭處覓得兩許始服一劑而精神迥異平日此事難知余滋懼焉

予腦言平涼一帶夏五六月間常有暴風起黄雲自山來風亦

黃色、必有氷雹、大者如拳、小者如栗、壞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見黃雲起、則鳴金鼓、以鎗炮向之施放、即散去、或有中者、必灑血雨、雲則漸紋而去、入山穴中、人逕其迹、圍其穴、以火藥薰之、久之、其物死、掘而出之、非大蛇、則大龜也、口中腹中、皆氷塊云、

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滚被、鎗炮、火藥、皆以數萬計、公時在厦門、黃梧降本朝、海澄失、公聞之神色不變、本朝封梧為海澄公、世襲四十餘代、施烺起身行伍、隨鄭飛虹于隆武時為將、後隨賜姓在厦門、敗臺灣、將不利于賜姓、賜姓覺、烺降本朝、後卒滅臺灣云、

紫庭欲作四瀆入海圖、取諸暨中原之地、暨諸水道、北起登萊、本至、蘇松、西極潼關、為一圖、苦無從着手、余為之用朱墨本界

畫法，以筆從橫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縣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

舟中忽悟歸乘算術之理，歸之而畫者從乘求，歸之不畫者不可乘也。有實于此，不知其縱橫之數，以開方法求之可得也。

紫庭家莊楚地全圖，從橫皆丈餘，張挂甚難，流覽亦苦。紫庭欲改為書冊，可置案頭，以便披閱，而請其法于予。予為之先造經緯表一通，從橫相遇，可合可離，亦圖中之變調也。

紫庭言襄陽總兵王化行，昔于瀧州上山攻賊，不得上，將退矣，慮獻之尾其後也，先令一半以銃仰攻，一半先退數十步立定仰攻，先攻者退數步仰攻，先退者復進，更番而下，進畢不失一人。滿州見之，以為諸葛復生云。

魯監國世子、令闢塋于許州五女墳

涵齋言黃庭漳州人善戰持重、百戰不敗、賜姓之攻金陵、庭留守廈門、于康熙二年、以五千鐵甲投誠封　義伯、後令其闢塋于鄧州

涵齋又言海澄公黃梧既据海澄以降、即條陳平海五策、一遷徙沿海居民于內地、距海三十里不令人居住、一言鄭氏祖墳風水甚美、當令人發掘、一鄭氏有五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察出收拿、一鄭氏雖居海中、而其田產財賄皆在漳泉等處、當察出收官、一造八槳小船數十隻、無風時出海、以取廈門、四面環攻、令彼疲于奔命、上然其策、惟遷徙一條未得、鄭氏始祖之塋在泉州之石井、發掘時不得尸、在

漳州者無遺孽矣。梧漳州平和縣皂隸也，與門役顏玉禁滔（百）通賜姓，殺知縣以降，賜姓用二人以為將，使守海澄，而梧之復賜姓也，不遺餘力矣。三藩變後，鄭氏攻破海澄，梧已死久矣，發棺而僇其尸，尸用豕殮，肢體猶未僵也。其子投井中，出而剮之，人見其眼睁睁々不已云。顏玉為泉州提督標人所僇，遷海之策施烺復言之始行。

向聞陳亮工有天下驛路圖，而未之見也，更須留心購求。

向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經注體例為一書，以川水為經，支水為注，分合起止，悉以見在者為據，久之未得下筆。今因料理楚地全圖，三楚江山，瞭如列眉指掌，副本雖已寫就，究不如原本之善，乃循（就）原本造楚水圖記，以江漢湘沅為經，而貫串百川。

琴之十三徽猶十二經絡之穴也以泛音觀之乃天地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為也張一弦于弓鼓之作泛音而與琴之十三徽無異 琴之定徽中詠而兩端而密乃變圓為方之法以七徽居在中左右各六分之故有十三也法以規作半圓平分十三極變為直線則求詠密之度矣聲音之體本圓見之于器則不能不方也此前所未言者

紫庭言朝廷設駐防兵一千于漢中而西安荊州江寧各添駐防兵一千昔將軍圖海議于漢中荊州各設駐防誠為扃外要著後撤去漢中兵今因饑荒流離復添設焉綢繆牖户之計蓋本之圖公亙云

吉坦然為子勝定一方以斂肺止嗽為主用知母薑家貝母人乳浸

桑皮人乳浸沙參苡仁飯上蒸訶子薄荷肉桂沉香、曰潤白散、後復來診、言前潤白散用白芷一兩、煎湯浸之、晒乾而服、以引肺气下行、余曰此即張子和于莊陽藥中加牽牛之意、坦然以余為知言、

紫庭發興作衡山五言古詩一首、共讀之而樂也、衡岳自杜韓而後、鮮見作者、余嘗言諸大題目、如岳瀆等、決不可動意落筆、題韵一首、世人只為不知利害、隨意塗抹以貽笑于大方、浣花先生為此事中絶類拔萃之聖、而于岱宗西華南岳皆題望岳、不敢正作、我輩何人、顧敢為浣花老人所不敢為耶、紫老亦欲見及于此、故于泰華諸題皆無題咏、今忽復癢不禁、邀我同賦、余不能辭也、

道林古剎貞悟勤、洪覺範皆嘗主斯席、有明中葉、有楊指揮者陰圖風水、毀其寺、今之道林、與復未幾也、

長沙北門外有關帝廟、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儼如梅樹根也、

紫庭破二十字全書以管子四冊貽余、管子雖不全出敬仲之手、而其經世、允為一家之言、自是宇宙間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後經綸天下者、俱不能出其範圍、儒者過信孟軻氏之言、束之高閣、不思仲尼以仁許管仲、是何意旨、可漢嘆也、

文墨師出詩集一編、標題云錢荆山先生集、予不識荆山為何如人、乃一會稽同姓、自浙東攜來者、大約亦浙人也、詩雖不入彀、而筆力甚雅、每每出人意表、近人中不數見者、集中有宋朱折竹

境范季交詩、則斯人年亦不高、而復有送雪嶠大師詩、似亦非後輩也夫。

長沙西臨湘水、浩々北注、無泊舟地、故四方船筏、輻輳中湘、昔與中丞撫軍時、曾于開福寺前開一河套、為泊舟所、工未就而罷、王撫軍因之、大興版築、開渠繞開福、引湘水東北流、復注于湘、可半里許、則四方舟楫、無風濤之虞、做工者人給錢六十文米一升、又柴菜錢三十文、故人樂于趨事、有經紀于官者先令原告出貲督工、待審判而負罪者量其輕重、罰之出貲做工、令此門沿湘一帶、新造草屋、儼然如市矣、先築堤墻數十丈以遏水、余此來見星沙氣象甚旺、迥異春初、此渠開則中湘之勝、將福于此、然亦不過一時計耳、日久坍頹、漸就堙塞、可計日而待、若

能大興工作、更引劉渭之水、西來冲刷汙塞、方為永久之計、然去劉渭稍遠、且多岡阜陽闕、工費浩煩、非此公所能辦也。瑚憶先業師有云、長沙西臨湘江、苦無泊舟之處、故四方之水、皆聚中湘、而省會之地、舟車不便、擬築于幽門開新河一道、亦星沙之急務、與此河互相發明。

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要書、自劉向校讎、訂為八十六篇、後有唐房元齡注、而語頗淺繆、恐不出元齡手、或曰出唐博士尹知章也。泉劉氏績開為補訂、簡明貫穿、多所發明、又有趙用賢標本、亦可觀、明天啟間宣城文學梅士亭、有詮次管子成書十五卷、以其言之純者高一字、其雜說駁雜者、低一字為傳、篇皆附以論說、雖未必一一皆當、然用心亦云勤矣、若紫老深好此書、前與余談、上下千古、至管子語多與余合、紫老

鸞曰、先生亦好讀此書耶。余曰、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賴上遺言、何從着手。諸葛孔明為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書出。紫老灑然異之、出其所刪定之章以示余、更患白文一讀、乃照其刪定者塗乙之。

吳錦霞言、崇明開基者為王顧董施宋陸六家、今王施二家皆巨族矣。崇邑從二百里、橫五十里、周五百里、數年前兵萬人、臺灣升後裁汰至四千矣。

長沙藥王宮後有竹園、小齋（亭）幽寂可愛、齋（亭）聯集杜句云、處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甚佳。

岳瀆持小藥鹿含草一握來、此草性同肉桂、有引血歸經之功、佳品也。星沙在處有之。

楚中佛事，鐃鼓之外，加以銅鑼，庆雅梵音之中，忽聞此聲，令人驚悸。問其所誦經卷，則普門品暨三官經也。嗚呼！彼三官者，乃五斗米賊所設之教，顧有經為此地，且與普門並駕而馳矣。

廬州人陳繼緒言硝出開封、歸德二府所屬八縣內，不在亳州也。

廬州人呼片作阿　二音，亦奇。

烟亮紙出鉛山縣。

貴竹黎平有賴高高崗，皆生苗，有漢人德往賈，為所殺。官差旂牌吏目往問之，不服，亦皆為其所殺。貴西道知副使張奇擾往撫，而巡撫衛既齊已具題矣。今朝中差大人往審問，將調兵往剿。此撫軍之失算也。

倪用照嘉興人嘗為廣西柳州前營守備亂後罷官僑周時改授融縣尉又調懷遠尉未幾辭官適入曹頭土司亂定後載其母柩將歸嘉禾至中湘阻夏逢龍之亂暫寓湘潭今已六七年矣予問以粵西諸事用照處身歷之其言多可聽用記一二事以備參考

孫延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為定南中軍定南既死國事孔四貞尚幼已曾許字延齡矣被虜後亂定流入滿州家詢之為皇姑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為太皇太后義女云 上聞定南夫人四貞曾許聘人否眾皆言延齡遂嫁之以延齡為將軍平西之入叛也四貞延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典多戰功延齡其後進也四貞侍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

拜四貞爲恥、尤不能爲延齡下、積怒非一日矣、延齡有婢、其父千夫長也、婢還其父家、父嫁其女于漢人、而不告延齡、延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統以延齡之責其官也、亦怒、唆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及欲刺延齡、延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疏、請于上、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坐王都統、餘皆免究、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統于獄、未幾滇南告變、上命甯都統仍管滇南王藩事、征雲南、延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于門盡殲焉、投桂林城反、時提督馬雄駐柳州、延齡使人持高腳牌往招之、雄故不爲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使、延齡提兵往攻、爲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

不降延齡也、乃使〻自間道往松滋請降于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為懷寧公、然雄與延齡怨如故、屢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諸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吳大將軍往為二家措和、密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冊籍出降、後送四貞于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震、遂棄桂林、退守南寧、而傅弘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弘烈向為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毀謗親王流之嶺南、當延齡之敗、弘烈自土司出見之、延齡據以守備劄、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向弘烈在土司中相與結為兄弟、弘烈謂曉、吾志取粵西策、然必須面 皇上言之、然吾不能離此土、須一人為

我行、曉即請往、以間道走京師見上、密陳其策、上大喜以弘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于廣東收兵、以應弘烈、曰旋以汝為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值吳大將軍退南寧、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弘烈以七千人先據桂林、平粵西功第一、上授以撫蠻滅寇大將軍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偽周軍退入鎮南、馬寶守風木嶺、清兵攻之不可相持甚久、粵東人王聖、昔為孫精忠將、平西之變、使守梧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讓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弘烈為友、及弘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弘烈、曰、今馬寶守風木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木嶺

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弘烈為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于清矣，弘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燦然、范大頭等，皆梟傑，不肯為清，弘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舟江口，以待會兵，弘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劫執弘烈以歸偽周，周欲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廵撫之辭廵撫提兵入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弘烈不聽，時曉已為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儲糧道，罷官，流寓江南滁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從承印降，而王明等軍皆在外，清兵既入柳

州明等皆隔江遥拜馬氏率衆走慶元劉燗然以不給軍餉為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死惟王明遯入八萬履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注矣

多已有河ゝ此岸漢人彼岸皆回客庽也

岳清云張又騰之僕陸其祿者能服信石余問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砒為末可盡二錢能却寒壁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付一塊拌皮硝食之即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採烏桕葉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即解云桕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燒酒冲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然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桕葉能解砒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讀神農本

州見諸金石壽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為不可信客歲舟中楊符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益奇乎豈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

涵齋言見邸抄有理藩院郎中馬廸奉旨差往噶爾旦處提督孫思克差守備一員肅州總兵潘育龍差千總一員共三十餘名往送之哈密遇噶爾旦夷目領兵殺馬廸拘守備千總于哈密城惟將通事人逃回提督奏聞其事上云前理藩院二郎保已奏聞矣前有噶爾旦使者來今已差人隨之而往拘其通事人于其肅州侍使回發落也此事甚奇難以擬議須覓全抄一看

張振先自街坊叫一賣藥猺人至有浙人吳姓者與振先同寓

欲售猺藥以治之也猺人姓戴地近岡州其人能漢語值余雜
頭未及看其所用何藥岳濤云猺人背負藥籠出判刀藥一把
口作咒觀藥片下即知病愈之遲速配生（或）二劑加燈心桃仁少
酒為引

一〇 余問涵齋云吾閩臺灣向為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
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而（向）為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
取其一角為諸國貿易之所蓋紅夷國人領其主之船隻于各
國占地為市而栽（截）輸租賦地多而大者加官焉臺灣口岸故巨
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灣折而下可通
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墩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
舟必以此入紅毛人于臺環處皆有炮臺設巨礮以守不可攻

也、臺灣之名、蓋取之此、賜姓公江南之敗、復回廈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疲于奔命、遂思東取臺灣、本意原欲由彭湖入、而一夜風起潮漲、諸石皆沒、前此所未有也、由水淡經至赤嵌城下、鹿耳之險、無所用之、使求救于本國、而往返須三年、圍城兩月、食盡而降、賜姓縱其舟歸本國、臺灣遂為鄭氏有、後紅毛國合清兵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于巨艦之旁、人沒于水、而火其舟、此後不敢復至云、自廈門出洋七更至彭湖入師嶼泊舟、必待順風一日而至臺灣、凡八更、而更約六十里、否則為海溝急流所漂而東矣、此臺灣之大略也、涵齋又云、向在廣州遇一僧、曰天放雲南人、膂力絕倫、頭啖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棒、曰假和尚方

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爲假和尚、人前持齋衣、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爲不可耶、爲雲南衛指揮之後、曾殺人亡命之家、左手出獨一指、盖其母命之以戒其世云、亦異人也

此卷元本兩册書寫甚草畧、故錄者多誤、亦未能盡校正、當再覓善本改之